



新华当代文学佳作丛书

张恨水原著精品集

金粉世家

(下)

张恨水◇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

新华现当代文学佳作丛书

张恨水原著精品集

金粉世家

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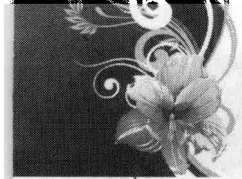
张恨水◇著

新华出版社

第五十五回

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

到了次日清早，凤举记挂着柴先生答应的那一笔钱。起床之后，漱洗完毕，马上就到前面账房里来。这几天柴先生为了过年盘账也是累个不了，一早就起来了。凤举到账房里时，柴先生道：“大爷，这款子全是一百元的一张票子，不要先换换再使吗？”凤举道：“用不着换，我的账，大概没有少于一百元的。你给我先拿出三千来。”柴先生打开保险柜，取了三十张票子，交到他手里。他于是拿起桌上的话机，就叫了好几处的电话，都是约人家十二点钟以前到家里来取款。电话叫毕，身上揣着三十张钞票，就来找他夫人说话。一进房，佩芳没有起来，还睡得很香。凤举就连连推了她几下，说道：“起来起来，款子办来了。”说时，数了六张票子，拿在手里。佩芳被他惊醒，睁眼一看，见凤举手拿着钱，还没有说话，凤举接上又把手上的票子，对着佩芳面前晃。佩芳一眼看到是美国银行百元一张票子，心里就是扑通一跳，不由失神问道：“噢！你这票子，是哪来的？”凤举哪知其中原故，笑道：“你倒问得奇怪？难道就不许我有钱过，真要哭穷赖债吗？”佩芳一面从被窝里起身，一面接过票子去，仔细看了一眼，可不是昨天晚上拿出去放债的票子吗？柴先生说有个体面人要借钱，不料就是他。他一把借了上万块钱，不定又要怎样大吃大喝，大嫖大赌，将来到哪里去讨这一笔账？二弟做事，实在也糊涂，怎样不打听个水落石出，就把钱借了出去？当时，人坐在床上，掩上被窝，就会发起呆来。凤举不知什么一回事，便问道：“你要五百，我倒给了六百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地方吗？”佩芳定住了神，笑道：“见神见鬼，我又有什麼不愿意的呢？只因为我想起一桩事情，一刻儿工夫，想不起来原是怎样办的？”凤举道：“什么事？能告诉我吗？”佩芳掀开棉被，就披衣下床，将身子一扭道：“一件小事，我自己也记不起来，你就不必问了。”凤举自己以为除了例款而外，还给了她



一百元，这总算特别要好，佩芳不能不表示好感的。在这时候，所谓官不送礼人，佩芳总不至于和自己着恼。他这样想着，看见佩芳不肯告诉他所以然，就走上前来，拉着她的手道：“你说你说，究竟为了什么？”佩芳这时丧魂失魄，六神无主，偏是凤举不明白内容，只是追着问。她气不过将手一摔道：“我心里烦得要命，哪个有精神和你闹？”凤举看她的脸色，都有些苍白无血。她一伸手，就把壁电门一扭，放亮了一盏灯。凤举道：“咦！青天白日，亮了电灯为着什么？”佩芳经他一提醒，这才知道是扭了电灯。于是将电灯关了，才去按电铃。一会子，蒋妈进来，伺候着佩芳漱洗，凤举看了，就不好说什么。佩芳漱洗完毕，首先就打开玻璃窗在烟筒子里拿出一支烟卷衔在嘴里，蒋妈擦取灯，给她点上。她就一手撑了桌子，一手夹着烟卷，只管尽力地抽。佩芳向来是不抽烟的，除非无聊的时候，或者心里不耐烦的时候，才抽一半根烟卷解闷。现在看佩芳拿了一支烟卷，只抽不歇，倒好像有很重大的心事，闹得失了知觉似的。凤举心里很是纳闷，她睡了一觉起来，平空会添什么心事？除非昨晚的梦，做得不好罢了。佩芳一直抽完了一支烟卷，又斟一杯热茶喝了，突然地向凤举道：“我来问你，你外面亏空了多少债？”凤举心想，多说一点的好，也好让她怜惜我穷，少和我要一点钱。因道：“借债的话，你就别提了，提了起来，我真没有心思过年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弄的，今年竟会亏空七八千下去了。”佩芳一点也不动色，反带着一点笑，很自在地问她道：“你真亏空了那些吗？不要拿话来吓我。”凤举道：“我吓你做什么？我应给的钱，都拿出来了，不然，倒可以说是我哭穷，好赖这一笔债。”佩芳道：“你果然亏空这些债，又怎样过年呢？难道人家就不和你要债吗？”凤举道：“你这是明知故问了。这几天我忙得日夜不安，为了何事，还不是这债务逼迫的原故吗？”佩芳道：“哼！你负了这些债，看你怎样得了？”凤举笑道：“天下事就是这样，总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没有多少人推车碰了壁，转不过弯来的。昨天无意之中，轻轻巧巧借得一万块钱。我就做个化零为整的办法，把所有的债，大大小小的一齐还了，就剩了这一笔巨债负了过年。”佩芳问到这里，脸上虽然还是十分镇静，可是心里已经扑通乱跳。因微笑问道：“你借人家许多钱，还打算不算还呢？”凤举道：“还当然是要还，不过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，现在还是不能说死的。”佩笑道：“你倒说得好！打算背了许多债，月月对人挣利钱吗？你是赶快还的好。你不还，我就去对父亲说。”凤举笑道：“这倒是难得的事，我的债务，倒劳你这样挂心！”佩芳道：“为什么不挂心呢？你负债破了产，也得连累我啊！”佩芳一面说着，一面急着在想法子，虽丢了这一万块钱，自己还不至于大伤神，可是这件事做得太不合算，债纵然是靠不

住，可不能出了面子去讨，这有多么难受？

当时，且和风举说着话。一等风举出去了，连忙将壁子里电话机插销插上，打电话回家里找吴道全说话，这还是早上，吴道全当然在家。佩芳在电话里，开口就说了两声糟了，要他快地来。吴道全一问什么事？佩芳道：“还问呢！你所办的事办得糟不可言了。”吴道全一听就知道那一万元的款子事情有点不妥，马上答应就来。挂了电话，匆匆忙忙地就上金宅来，一直走到佩芳院子里。佩芳隔着玻璃就看见他，连招了两招手。其实，吴道全在外面，哪里看得见？等他进来了，佩芳由里面屋子里走出来，皱着眉先顿一顿脚道：“你办的好事！我这钱算扔下水去了。”吴道全道：“噢！这是什么话？难道……”佩芳顿着脚轻轻地说道：“别嚷别嚷！越嚷就越糟了。”吴道全回头望了一望门外，问道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佩芳趁着无人，就把风举借钱，和拿着那一百元一张钞票的话，对吴道全说了。吴道全道：“这一百元一张的钞票，许我们有，也就许人家有。况且他和账房里有来往的，他或者在账房里挪款子，账房将你的钞票顺便给了他，也未可知？账房若付款给那借债的，把别的票子给人也是一样，难道给你放债就非把你的钞票给人不可吗？”佩芳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说那菩萨话？不管是谁借，这钱我不借了，无论如何，你把我的钱追回来就没事。”吴道全见他姐姐脸色都变了，也觉这事有点危险性，立刻就到账房里去和柴先生商量，前议取消。柴先生不能说一定要人家放债，便道：“二爷，你这真是令我为难了。你昨天说得那样千真万确，到了今天，你忽然全盘推翻，这叫我怎样对人去说呢？二爷你就放松一把罢，二十天之内，我准还你的钱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吴道全道：“不行！你就是三天之内还我的钱，我也不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就得提款回去。”说了也不肯走，就在账房里等着。柴先生一看，这事强不过去，只管告诉他实话，已经挪动三千，先交回七千元，其余约了二十四个钟头之内，一准奉还。吴道全得了这个答复，方才回佩芳的信。柴先生又少不得要去逼迫风举，加之风举电话约着取款的人，也都陆续来了。这一下子，真把风举逼得走投无路，满头是汗。这时风举挪动了三千块钱，不但不能拿出来，还和柴先生商量，要格外设法把这些债主子打发开去。柴先生也是做错了事，把缰绳套在头上，这时要躲闪也是来不及，只得把公用的款子先挪着把债权人人都打发走了。好在这两天过年，公款有的是，倒是不为难。可是到了正月初几，是要结账的，事先非把原款补满不可。因此钱虽替风举垫了，还催风举赶快设法。风举也知道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，只好四处向和朋友去商量。六七千块钱究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此有两天没有到晚香那边去。

这天就是二十九，晚香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过年的事，不料今年这年也做

一家之主，这年是过得很甜蜜的。不料理想却与事实相违，偏是风举躲得一点形迹没有。外面有些人家，已是左一声，右一声，噼啪噼啪在放爆竹。晚香由屋子里出来，打开玻璃门向天空一望，只见一片黑洞洞的，不时有一条爆竹火光，在半空里一闪。想到未坠入青楼以前，自己在家中做女儿的时候，每到年来就非常地快活。二十八九，早已买了爆竹，在院子内和孩子们放。那个时候，是多么快活！后来到了班子里，就变了生活了，那可以算是第二个时期。这总算生平最不幸的一件事。现在嫁了金大爷，那就可以算是第三时期了。满想今年这个年，过得热闹闹的。一看这种情形，竟十分不佳。当时晚香隔着玻璃望着外面天空，黑洞洞中，钉头似的星光，人竟发了呆。忽然门一推，厨子送进晚饭来，晚香是和老鸨断了往来的，娘家人又以不能生活，早逃到乡下度命去了。这里风举不来，就是她一个人过日子，所以风举体谅到这一层，总是来陪伴着她。先些时，风举先是为了佩芳管束得厉害不能来，这几天又因为债务逼得没办法，不能分开身。而且最难堪的，就是这两种话都是不能告诉晚香。所以他心里尽管是难过，却只好憋着了放在肚子里。晚香既不明白他是何来由，倒疑心男子的心肠是靠不住。现在恋爱期已过，是秋扇见捐的时候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悲愤交集。屋子正中，一盏畅亮的电灯，不过照见桌子上一桌子菜饭。这样孤孤单单的生活，就是再吃得一点，也觉得是人生趣味索然。坐到桌子边下，扶了筷子，只将菜随便吃了两下，就不愿意吃了。因风举常是在这里请客，留下来的酒还是不少，于是在玻璃格子里，拿了一只玻璃杯子，倒上一杯葡萄酒，一面喝，一面想心事。凡有心事的人，无论喝酒抽烟，他只会一直地向前抽或喝，不知道满足的。这时晚香满腔子幽怨，只觉得酒喝下去心里比较地痛快，所以一杯葡萄酒，毫不在意地就把它完全喝下去了。她喝完了，还觉得不足，又在玻璃格子里，取了一只高脚小杯子，倒上一杯白兰地，接上地向下喝。当时喝下去，原不觉得怎么样，不料喝下去之后，一会儿工夫，酒力向上鼓荡，只觉头上突然加重，眼光也有些看不清楚东西。心里倒是明白，这是醉了。丢下筷子，便躺在旁边一张沙发椅上。老妈子看见，连忙拿手巾给她擦脸，又倒了一杯水给她漱口，便道：“少奶奶，你酒喝得很多了，床上歇一会儿罢，我来搀着你。”晚香道：“搀什么？歇什么？反正也醉不死。这样的日子，过得我心里烦闷死了，真是能醉死了，倒也干脆。”老妈子碰了一个钉子，不敢向下再说什么，便走开去了。可是晚香虽然没有去睡，但精神实在不支，她在沙发椅上这样躺着，模模糊糊就睡着了。

当她睡着了的时候，老妈子就打了一个电话到金宅去告诉风举，恰好风举在外面接着电话，说是晚香醉得很厉害，都没有上床去睡。风举心里一

想，这几天总是心绪不宁，莫非祸不单行，不要在这上面又出了什么乱子。也不管佩芳定下的条约了，马上就问家里有汽车没有？听差说：“只有总理的汽车在家。”凤举道：“就坐那汽车去罢。若是总理要出去，就说机器出了毛病，要等一等。我坐出去，马上就会让车子先回来的。”听差见大爷自己有这个胆子，也犯不上去拦阻，就传话开车。凤举大衣也没有穿，帽子也没有戴，就坐了汽车，飞快地来看晚香。到了门口，汽车夫问要不要等一等？凤举道：“你们回去罢。无论哪一辆车子开回来了，你就叫他们来接我。”说时，门里听差，听见汽车喇叭声，早已将门开了。凤举一直往上房奔，在院子里便道：“这是怎样回事？好好的醉了。”老妈子推开玻璃门迎了出来，低着声音道：“刚睡着不大一会儿，你别嚷。”凤举走到堂屋里，见晚香睡在一张沙发上，枕着绣花软垫，蓬了一把头发。身上盖了一条俄国绒毯，大概是老妈子给她加上的。脚上穿着那双彩缎子平底鞋，还没有脱去呢。凤举低着身子看看她脸上，还是红红的，鼻子里呼出来的气，兀自有股浓厚的酒味。因伸手摸了她一下额角，又将毯子牵了一牵，握着她的手，顺便也就在沙发上坐下。老妈子正斟了一杯茶，放在茶几上。凤举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个人喝酒，会醉得这样子。”老妈子笑道：“都是为了你不来吧？少奶奶年轻，到了年边下，大家都是热热闹闹的，一个儿在家里待着，可就嫌冷淡了。家里有的是酒，喝着酒解解闷，可也不知道怎么着，她就这样喝醉了。我真没留意。”凤举一接电话，逆料是不出自己未来这层缘故，现在老妈子一说，果不出自己所料。看了看海棠带醉的爱姬，又看了看手上的手表，一来是不忍走，二来也觉得时间还早，因此找了一副牙牌，倒在圆桌上来取牙牌数，借以陪伴着她。晚香醉得很厉害，一睡之后，睡得就十分地甜甜，哪里醒得了？约摸到了十一点钟，电话来了，正是家里的汽车夫来问，要不要来接？凤举一看晚香还是鼻息不断响着，就吩咐不必来了。

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钟，晚香才扭了一扭身子，凤举连忙上前扶着道：“你这家伙，一不小心，你就会滚到地下来了。”晚香听到有人说话，人就清醒了些，用手揉着眼睛，睁开一看，见凤举坐在身边，仍旧闭上了眼。闭了一会，然后睁开来，突然向上一坐，顺手把盖在身上的毯子一掀，就站起来。凤举一把捞住她的手，正想说一句安慰她的话。她将手使劲一牵，抽身就跑进房里去了。凤举候了半晌，倒讨了这一场没趣，也就跟在后面，走进房里来。晚香正拿了一把牙梳，对了镜子，梳着自己头上的蓬松乱发。凤举对她的后影，在一边坐下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做人难哪！你怪我，我是知道，但是你太不原谅我了。”晚香突然回转身来，板着脸道：“什么？我不原谅你，你自己想想，我还要怎样原谅你呢？爷们都是这样，有了新的，就



• 金粉世家 (下)

张恨水

原著精品集

ZHANG HEN SHUI YUAN ZHU JING PIN JI

忘了旧的，见了这个，就忘了那个，总是做女子的该死！”凤举听了她的话，知道她是一肚子的幽怨，便笑道：“你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。”晚香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你简直就是个糊涂虫。”凤举笑道：“你骂我糊涂，我知道这是有缘故的，无非是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过这种寒年，很是冷淡，觉得我这不体谅你。但是你要想想，又是家事，又是公事，双料地捆在身上，我不能全抛开了来陪你一人。”晚香道：“你不要瞎扯了，到了这年边下，还有什么公事？”凤举道：“唯其不懂，所以你就要错怪人了。这旧历年，衙门里向来是注重大家得照常地办公。况且我们是外交部，和外国人来往，外国人知道什么新历旧历年哩？他要和我办的公事，可得照常地办。家里的事呢，一年到头，我就是这几天忙。你说，我一个人两只手两条腿，分得开来吗？”晚香道：“说总算你会说，可是很奇怪，今天晚上，你又怎么有工夫来了？”凤举笑道：“不要麻烦了，酒喝着醉得这样子，应该醒一醒了。”便吩咐老妈子打水给少奶奶洗脸。又问家里有水果没有？切一盘子来。老妈子说是没有。凤举道：“这几天铺子里都收得晚，去买去买。”于是又掏出两块钱，吩咐听差去买水果。水果买来了，又陪着晚香吃。这个时候，就有一点半钟了。晚香虽然是有他陪着，却是老不肯开笑脸，这时突然向凤举道：“你还不该走吗？别在这里假殷勤了。”凤举本也打算走的，这样一说他就不好意思走了。便笑道：“你不是为了一个人冷淡，要我来的吗？怎么我来了，又要我走？”晚香道：“并不是我要你走。大年下弄得你不回去，犯了家法，我心里也怪过意不去的。”说着，就抿嘴一笑。凤举伸了手扯住她两只手，正要说什么，晚香一使劲，两只手同时牵开，板了脸道：“别闹，我酒还没有醒，你要走，你就请罢。”说时，她一扭身坐到一张书桌边，用手撑了腮，眼睛望着对面墙上，并不睬凤举。凤举笑道：“你看这样子，你还要生气吗？”晚香望了他一眼，依然偏过头去。凤举见晚香简直没有开笑脸，空有一肚子话，一句也不能说，只得也就默然无声，在一边长椅上躺下。晚香闷坐了一会，自己拿了一支烟卷抽着，抽了半根烟卷，将烟卷放在烟灰缸上，又去斟茶喝。喝完了茶，回头看那烟时，已经不见了，凤举却衔了半截烟，躺在那里抽。晚香也并不作声，还是用两手撑了腮，扭着身子，在那里坐下。凤举笑道：“我们就这样对坐着，都别作声，看大家坐到什么时候？”晚香道：“我哇，我真犯不着呢。”说毕，一起身，就一阵风似的解了衣服，只留了一身粉红的小衣，就上床去，人一倒在枕上，顺手抓了棉被，就乱向身上扯。凤举道：“唉！瞧我罢。”于是走上前，从从容容地，给她将两条被盖好。闹了这一阵子，外面屋子的挂钟当当又敲着两下过去了。凤举一看这种情形，回去是来不及的了。他一人就徘徊着，明日回

家要想个什么法子和佩芳说，免得她又来吵。正是这样踌躇未定，晚香在被里伸出半截身子来说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走？再不走，可没有人和你关门了。”凤举道：“谁又说了要走呢？”晚香道：“我并不是要你在这里，这些日子，我都不怕，难道今天晚上我就格外怕起来了么？”凤举皱了眉道：“两点多钟了，别啰唆了，你就睡罢。”晚香哼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就睡下去了。这一晚上，凤举也就极笑啼不得、左右为难之至。

到了次日上午，陪了晚香吃过早点心，又吩咐听差买了许多过年货，这才回去。这天就是除夕了，像他这样钟鸣鼎食之家，自然是比平常人家还要加上一层忙碌与热闹。凤举却只坐在账房里，并没有回上房去，一直快到下午两点钟，才借着换皮袍子为由，回到自己屋里去。佩芳因所放出去债款，居然都收回来了，料到凤举奔走款子，席不暇暖，决没有工夫到姨太太那里去。凤举昨晚一晚不见，她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凤举却又做贼心虚，心想，自己首先破坏了条约，佩芳吵起来，倒是名正言顺。在这种大除夕日子，弄出这些不堪的事情来吵，未免难为情。因此走到自己院子里，就很不在乎似的向屋里走。不料佩芳在玻璃窗里看见，连连嚷道：“别进来，别进来！”凤举想道：“糟了，又要吵。”还未曾进屋，先就嚷了起来，简直是不让我进房。于是只好站在房门外走廊上发愣。原来这个时候，佩芳正在屋子里盘她那一本秘账，桌子上有现款，也有底账，也有银行里的来往折子。这要让凤举进来撞见了，简直自己的行为是和盘托出，无论何人，这是要保守秘密的。所以老远地看见凤举，赶忙就一面关起房门，一面嚷着别进来。就在凤举站在走廊下发愣的时候，她就一阵风似的，将账本钞票向桌子抽屉里一扫，然后关了抽屉，将锁锁上。这才一面开门，一面笑道：“吓我一跳，我说是谁？原来是你。”凤举听他夫人说话，不是生气的口吻，这又醒悟过来，以为他夫人不让进来是别有原因，并非生气。也就连忙在外面笑道：

“你又在做什么呢？老远地就不要人进来。”佩芳由里面屋子里已经走到了外面屋子，凤举见她穿的驼绒袍子一溜斜散了肋下一排纽扣，她正用手侧着垂下去，一个一个地向上扣。凤举道：“不迟不晚，怎么在这时候换衣服呢？”佩芳道：“我原是先洗了澡，就换了小衣了，因为穿得太不舒服，我又换上一件了。”凤举是自己掩藏形迹不迭的人，哪里敢多盘问佩芳？只要佩芳不追究他昨天晚上的事，他已算万幸，所以换了一件衣服，他就走了。他的年款本来是东拉西扯勉强拼凑成功的，有一部分是在账房里挪挪的，总怕柴先生处之不慎，会弄出什么马脚，所以他自己总坐在账房里以便监督。

他到账房里时，燕西也在那里坐着，凤举笑道：“这里忙得不能开交，你一个闲人，何必跑到这里来？”燕西道：“何以见得我是个闲人？我也不



• 金粉世家 (下)

张恨水

原著精品集

ZHANG HEN SHUI YUAN ZHU JING PIN JI

见得怎么闲吧？这两天为了钱闹饥荒，我是到处设法。”柴先生听说，望了一望凤举，又望了一望燕西。凤举道：“你何至于闹得这样穷，今年下半年，你便没有大开销呀？”燕西笑道：“各有各的难处，你哪里知道。”凤举道：“你有多少钱的亏空？”燕西道：“大概一千四五百块钱。”凤举昂着头笑了一笑道：“那算什么，我要只有你这大窟窿，枕头放得高高的，我要大睡特睡两天了。”燕西道：“是要还的零碎账，还有过年要用的钱呢！这一叠起来，你怕不要两千。”柴先生笑道：“不是我从中多嘴，我看几位少爷，没有不闹亏空的。这亏空的数目，大概也是挨着次序来，大爷最多，二爷次之，三爷更次之，七爷比较上算少。”燕西道：“这一本烂账，除了自己，有谁知道？我想我的亏空，不会少似二爷吧？”凤举道：“往年你交结许多朋友，这里吃馆子，那里跳舞，钱花得多了，或者有之。最近这半年中，我没有看见你有什么活动，何以你还是花得这样厉害？”燕西道：“你不是说一两千块钱，很不算什么吗，怎么你又说花多了？”凤举这可不能说，我花了不算什么，你花了就算多，只得笑了一笑。

燕西本想向账房私挪几百块钱。见凤举这种情形，他是有优先权了。随便说了几句话，先就抽身走了。且不回新房，把那日久不拜会的书房，顺步踏进去了。金荣拿了一床毯子，枕着两只靠垫，正在长沙发上好睡。燕西喝道：“你倒好，在这里睡将起来了。”金荣一骨碌翻身起来，看见了燕西，也倒不惊慌，却笑道：“我真不曾料到，七爷今天有工夫看书来了。”燕西皱了眉道：“你们倒快活！过年了，有大批的款子，又得拼命赌上几场。”金荣将那半掩的门，顺手给他掩上了。却笑道：“七爷为难的情形，还不是为了过年一点小亏空吗？这一点儿事，你何至于为难。”燕西坐下来，翻一翻桌子上烟筒子里的烟卷，却是空空的，将烟筒子一推道：“给我拿烟去。”金荣微笑道：

“别抽烟，心里有事抽烟，就更难过了。我告诉你一条好路子，四姑爷手上，非常地方便，你只要到四小姐那里闲坐，装着发愁的样子来，他们一定就会给你设法。”燕西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四小姐有钱？”金荣笑道：“你是不大管家务事，所以不知道。这一阵子四姑爷是天天嚷着买房，看了好几所了，都是价钱在五万上下。他要是没有个十万八万的，肯拿这些钱买房？四小姐是肯帮你忙的，这个时候，你问她借个一千两千的，还不是伸手就拿出来吗？”燕西道：“你瞧，我算是糊涂，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要买房，我就会一点也不知道。有了这样一个财神爷，我倒不可放过。”金荣笑道：“三个臭皮匠，抵个诸葛亮，你说我这主意不错不是？要去，你这就去，趁着四姑爷还没有出门，事情儿准有个八分成功。”燕西道：“我就信你的话，三个臭皮匠，抵个诸葛亮，我这就和四小姐说去。”说着，起身到道之这边屋子里来。

第五十六回

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

燕西这回前来正是机会，刘守华正好拿出支票簿来，签了一张一千二百元的支票，放在桌上，用铜尺来压着。燕西看了便笑道：“大家都好，只有我一个人闹穷。你瞧，你们这支票满屋子扔，看了真让人家羡慕。”道之道：“你嚷什么穷？柴米油盐的账，哪样让你管了一天了？”燕西道：“你只知道那样说，你不知道大家是有进款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进款的。过了年，父亲若要不让我去留学，我就得到机关里去弄差事，不然，这个穷劲儿，我可是抗不了。”说着，向沙发椅子上一靠，叹了一口气。道之对刘守华笑道：“老七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他来哭穷，你知道他的用意吗？”刘守华笑道：“我不是诸葛亮和刘伯温，猜不到他此来什么用意。”道之道：“你不要装傻了，你要装傻，我就不必叫你刘守华，要叫你刘守财了。”刘守华笑道：“据你这样说，老七是和我们借钱来了。老七，你姐姐猜得对吗？”他这一问，燕西难为情起来，姐夫究竟是别姓的人，怎么好意思说借钱的话。因此他却十分踌躇着，不知道是直说好，还是不说的好。只这一犹豫之间，就把答话机会错过。燕西又不好补说，自己此来，可是借钱的，却只一笑了之。刘守华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你要多少钱用，我替你想点法子就是了。年轻人都要这样，以为说没有钱用，就丢了面子，问人家借钱呢，人家答应，还是罢了，人家若是不答应，是加倍地难为情。可是要这样，就不是应时的手腕了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倒好像爱克斯光镜，照见了我的心肝五脏。其实我穷虽穷，勉强凑起来，对付着也就可以过年，倒是不敢闹亏空。”刘守华一番好意，经燕西这样一说，就不能再向前说。他不说，道之也是默然无语。燕西又说了一些闲话，也就走了。不过走出了道之这院子里，自己又有些后悔，刚才人家说得好好的了，只要我说出数目来，就可以照办，偏是当时又要什么面子，说了硬话，把现成的支票退回，这只好另



·金粉世家(下)

张恨水

原著精品集

ZHANG HEN SHUI YUAN ZHU JING PIN JI

想法子了。随脚所之，不觉就走到自己内室来。

这个日子，清秋在金家虽然过了许久，但是看他们家里过年，别有一种狂热的情形，看了倒是有趣。只有她是一个新嫁娘，一点事也没有，拿了一本书，正背着窗户看。燕西走了进来，见她看书，就笑道：“你倒自在！”清秋道：“我不自在怎么样呢？这里并没有我要做的事呀。但是我看你没有什么事的人，何以也忙得不亦乐乎？”燕西向旁边长椅上一躺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你哪里知道？”清秋道：“我什么不知道？你还有什么痛苦吗？”燕西一时失神，把口气露了出来，现在要勉强掩饰，也是来不及。因道：“别的什么痛苦是没有，一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用钱，我想到消耗和别人一样，可是并没有收入，这事是很危险。”清秋先是抿嘴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为了钱发愁，我看你这是第一次吧？你那每月三百元的月费，怎么用了？”燕西一拍手道：“靠那一点子钱，当然是闹亏空。可是闹亏空不算，还不让人知道。第一是父亲不能知道这件事。他以为一个读书的人，每月用这些钱，已经太多了，哪里再能说不够？”清秋脸一红道：“你为我花的钱不少吧？”燕西闹得图穷匕现，更是不堪，因道：“我有是有点亏空，但是相沿的日子久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屋子外面，有人喊道：“七爷在这里吗？”燕西便问道：“谁？”那人听到答应，就进来了，原来是道之用的李妈。燕西见她手上拿着一封信，心里就是一动，因问道：“是给谁的信？”李妈道：“是我们太太给你的，你瞧罢。”燕西拆开来一看，先有一张支票，射入了自己的眼帘。另外是一张八行，上写道：“你大概是很着急吧？想借钱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是不是？现在把一张空白支票，盖了图章送来，要多少钱，你斟酌情形去填上。时候不早了，填了赶快就去兑罢。我并不对人说，你放心。姊道之字。”燕西一见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对李妈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去罢。待一会儿，我自己就会来。”李妈去了，燕西笑嘻嘻的，将支票向清秋脸上一扬，说道：“嘿！咱们正月里花的钱都有了，现在几点钟？”清秋笑道：“来了一笔什么意外的财喜，把你乐成这个样子？钟在你面前桌上，倒来问我？”燕西便将支票递给清秋看道：“天下放债的人，我看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了，将支票盖好了图章，倒让我们来填数目。四姐待我们总算不错的了。”清秋道：“这样子，你打算填多少数目呢？”燕西一手拿着支票，一手搔了一搔头发，笑道：“依我的意思，最好是填上三千。可是人家给我们一个大方，真填上那样多，又觉有一点子知进而不知退。”清秋道：“我说你什么事快活？原来是借到一笔钱。借钱是很不幸的事情，没有看见你，倒把它当了一件快活的事。你以为借了钱，不用得还吗？就是不用还，究竟也不算快活。”燕西道：“还自然是要还，但是有了钱，就救了

目前的急，先快活一下再说。”于是拿了支票，就到桌上去填写数目。清秋赶过来，一手挽住了他的胳膊笑道：“你可别胡闹，填上许多数目。你要知道，有多了钱，你也就是多花，不如写上几百就行了。正月里我没有什么可花的，你别要为我打算盘，你自己划算着，你要花多少，你就写上多少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得写两千，除了还欠债，自己还要留几个钱用用。”说时，他已把数目填上。一看桌上的钟，还只四点钟，笑道：

“行行行！今天银行里营业的时间，都延长到下午七八点钟的，这时候去，拿了钱，还可以买东西回来。”于是回转身，两只手握了清秋的手，一直问到清秋脸上，笑道：“你要什么东西？我都给你带来。”清秋道：“我什么也不要，只要一个条件，你把钱交给我，让我替你保管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燕西笑道：“这不成问题，你不给我保管，我也要把钱放在你这儿的。难道我还能带着整千的款子在身上，到处去玩吗？”说毕，找了帽子戴上，就出去了。

出去了约有一个多钟头，他高高兴兴回来，在身上掏出那两沓票子，交给清秋道：“每搭是五百，共总一千。”清秋道：“还有一千呢？”燕西道：“还了别人了，还有吗？”清秋道：“你真会用钱，出门去拿两千块钱，不到家就用了一半，这不能不算一个大手笔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我这就算大手笔吗？你去查查老大老三他们用的钱，每月是要多少？”清秋道：“为什么不学人的好处，却学人的坏处？再说大哥、三哥他们都能挣钱，你总还算是在求学的时代，也不能和他去打比啊！”燕西道：“他们挣的钱吗？那更可笑笑了，恐怕还不够每月坐汽车的油费呢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不是说一句刻薄话，大概纨绔子弟四个字，你们贵昆仲，倒是货真价实。”燕西听了这话，未免脸上一红，就说不出话来。清秋也觉得这话有些言重了，便走到燕西身边，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道：“对不住！我的话说错了，回头我给你拜年，再向你道歉。”燕西握住她的手，转过身来，这位新夫人正穿了一件玫瑰紫的驼绒袍，两颊带上一抹似有如无的红晕，配上那乌缎子似的头发，双钩起来，掩住一角白脸，她美目流盼，瓠犀微露，真是娇艳极了。她的头正靠住了燕西的左肩，燕西偏着头由上向下一看，笑道：“今天为什么穿得这样漂亮？”清秋道：“今天不是过年吗？我总得穿个热闹闹的，免得人家说我姓冷，人也冷。”燕西道：“谁说了这话？”清秋道：“没有谁说，不过我这样猜想罢了。反正穿得热闹，总也不讨人厌。”燕西笑道：“这话不可一概而论，有那种猪八戒似的人，可就越热闹越讨厌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就知道我和猪八戒的相差不多，你可要算高家庄的高小姐了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玻璃窗外有一个人影子一闪，似乎是走过来，又退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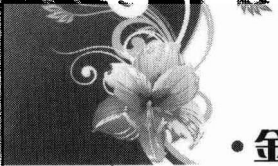


去了。清秋眼快，便问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忽然外面有人格格地笑将起来。燕西听来人的声音，好像是道之，问道：“四姐吗？为什么不进来？”道之笑道：“说起新婚燕尔，你们真是当之无愧，那种鹣鹣鲽鲽的样子，我冲了进来，有些不大合适吧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已走将进来。清秋听了这话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笑道：“四姐是做母亲的人，应该指导指导我们才是，你倒拿我们开玩笑？”道之道：“指导指导你们吗？除非是指着老七说。你是聪明人里头挑出来的顶尖儿，恐怕你要指导我才对呢。得！不要说那些客气话。老七我问你，我那支票，你给我填上了多少数目？”燕西作了一个揖道：“姐姐，真多谢你，救我出了难关。我填了两千，但是已用过去一半了，马上还得开销五百。”清秋将他递过来的钞票，依旧向他手上一塞，说道：“罢罢，你叫我保管，还没有拿过来，又要用去一半，还保管什么？当了债权人的面，你拿回去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自然是等着花，你想，我要是把款能保管起来，又何必去借债呢？”道之道：“我正是来告诉清秋妹，让她监督着你，你要知道，我是债权团，就有派代表监督你财政的权利。”燕西道：“我还得出去开发债主子呢。”说毕，转身就向外走。清秋隔了窗子望着，默然不语。道之见她这样，好像有什么感触似的，便笑问道：“清秋妹，你看不惯他这种样子吗？他们都是这样，花钱像流水一样，已经花惯了。从前除了两位老人家，别人是不好干涉他们。现在你来了，你就负有这一层责任。”清秋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四姐，猜错了，我不是为这个。”但是她虽然否认了，却说不出另有别的原因。道之向来就不管这些屑末小事，清秋不说，她也就算了。便道：“母亲屋里去坐坐罢，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又要看书了，昼夜坐着不动，这很是与卫生有碍的。”不待清秋答复，拉了清秋就跑。

清秋跟着她走到外面，只见那些听差和老妈子，分批在扫院子擦玻璃，走廊上沿着花格栏，一齐编上了柏枝，柏枝中间，按上大朵的绸花和五彩葡萄大的电灯泡。廊檐下，一条长龙似的悬着花球和万国旗。清秋道：“嘿！我们这样文明的新家庭，对着旧年还是这样铺张。”道之道：“这是母亲的意思，一年一次的事，大家同乐一下子。她老人家本欢喜热闹，反正无伤于文明，我们倒乐得凑趣。这就算铺张吗？你上那大厅里去看看，那才是热闹呢！”清秋是初来金家过第一个年，少不得要先看看，以免临时露怯。于是转着回廊向外，到了大厅上，只见西式的家具一齐撤去，第一样先射入眼帘的，就是正中壁上悬了许多画像，男的补服翎顶，女的是凤冠霞帔，一列有七八幅之多，这不用猜，可以知道是金家先人的遗像。在先人遗容之下，列着长可数丈的长案，长案边系着平金绣花大红缎子的桌围，案上罗列着的东

西，并不是平常铜锡五供之类，都是高到二三尺的古礼器。大到三四尺的东西，有的是竹子制的，长长的，下直上圆，还有一个盖。有的是木制的，圆的地方更扁。有的是铜制的，是个长方形的匣子，两端安有兽头柄，下端有托子撑起。清秋因为念过几本书，记得竹制是筵，木制的是豆，铜制的是簋，此外圆的方的，罗列满案，却不能一一指出名字来。沿着桌子，一列摆着乌铜钟爵之类，并不像人家上供摆那些小杯小碟。心想，他这种欧化的人，倒不料有这种古色古香的供品，这也是礼失而求诸野了。旁边壁上，原来字画之类也同时撤除，另换了一批。看那上下款，必有一项是金氏先人的名号，大概是保存先人手泽之意。此外还有七八个大小的木盒子，有的盛着马刀，有的盛着弹弓，有的盛着书册。还有一个金漆的木盒，里面列着一幅楷书的册页，近前隔着玻璃盖看时，却是清朝皇帝的手诏。清秋知道燕西的曾祖曾做过边疆巡抚，这就是给那位老人家的了。看得正入神，道之笑道：

“清秋妹，你瞧瞧，我们祖上，可都是轰轰烈烈的人。曾祖不必说了，我们爷爷，他是弟兄三个，有文有武，谁也是二品以上。就是人丁不旺，长二房留下一个姑母。”清秋道：“燕西老说他的大姑母，如何如何疼他，只可惜他们一家都在上海，不能常往来，他还叫我和他一路去探望这位老人家呢。”道之道：“可不是！我们这位姑母太慈善了，非常地欢喜看到我们，这也因为我们家人丁单少之故。”清秋笑道：“这也就不算少了，一共有八个人呢。难道还要二十位三十位不成？”道之笑道：“这是我说错了，应该说亲人不多才对了。这话我得再说回来，你想，望上两辈子只有两个后辈，自然看得很重。我们爷爷行三，他的眼光是很远的，自己又尝做过海边上的官，他就说官场懂外务的人太少，让我们父亲出洋。老人家反对的自然是多，三房共这一个人，倒让他到外国去，可是爷爷非这样办不可。结果，父亲就在欧洲住了几年回来。他老人家旧学原有底子，出洋以后，又有了新知识，所以正是国家要用的人才，也总算敌得住上辈。只是到了我们这辈子，可就糟了。”清秋道：“怎么会糟？不过好的，都是在女子的一方面罢了。我们祖上是那样有功业的人，应该是要传过四代去的，书上不是说得有‘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’吗？”道之道：“你既然知道这个，你和老七好好地养下几个小国民，把……”清秋不让她说完，用手捶了道之一下，转身就跑。恰好这里新换地毯，还没有铺匀，毯子一绊脚，摔了一跤，不偏不倚，摔在地毯上的红毡垫中间。道之看到，连忙上前来搀起她。笑道：“还没有到拜年的时候哩，你倒先拜下来了。”清秋道：“这都是你，把我这样摔了一跤，你可别对人说，怪寒碜的。”道之拍了她的肩膀道：“妹妹，我对你，哪里还有一点不尽心尽力地照顾吗？你要难为情，也就和我难为情差不多，



·金粉世家(下)

张恨水

原著精品集

ZHANG HEN SHUI YUAN ZHU JING PIN JI

哪里会对人说哩？”清秋站定了，伸手理了一理鬓发，笑道：“别说了，越说越难为情，我们到母亲房里去坐一会儿罢。”于是携着道之的手，笑嘻嘻地同到金太太屋子里来。

金太太正打开了一只箱子，拿了一些金玉小玩意摆在桌上，自己坐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，口里衔着一支象牙细管长烟嘴子，闲闲望着。清秋走上前，站在桌子一边，低了头细看。金太太笑道：“你瞧瞧，哪一样好？”清秋笑道：“我是一个外行，知道哪一样好呢？”金太太笑道：“我是不给压岁钱的，一个人可以给你们一样。你是新来的，格外赏你一个面子，你可以拿个双份儿。你说你欢喜哪两样，你就先挑两样。”道之道：“呵哟！这面子大了，你就挑罢。”清秋笑道：“这样一来，我是乡下人进了龙宫，样样都好，不知哪一种好了。”道之道：“好是样样都好，好里头总有更好的，你就不会把更好的挑上一两样吗？”清秋听说，果然老实起来，就在二三十件小玩器中，挑了一支白玉的小鹅，和一个翡翠莲蓬，莲蓬之外，还有两片荷叶，却是三根柄儿连结在一处的。金太太笑道：“你还说外行，你这两样东西，挑得最对，我的意思也是这样。”清秋笑道：“谢谢你老人家了。说起来不给压岁钱，这钱可也不少。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也不能年年给，看我高兴罢了。”道之笑道：“其实你老人家要赏东西，今年不该给这个，应当保存起来，留着给小孩子们。”金太太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我是另有一番用意的。我的意思，先赐给小孩子母亲，由她们再赐给小孩子，那么，这也就是传代的物件了。若是留到将来直接给小孩子，中间就问了一代了。”道之笑着对清秋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你倒不客气，是自己挑给小孩子的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真不知道绕上这一个大弯，妈也是，你还拿我开玩笑呢。”金太太笑道：“你这孩子说话，我还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上了四姐的当，你倒说我和你开玩笑。”道之道：“得了，妈别怪她了，让她回头辞岁的时候，多给你鞠几个躬罢。趁着现在腰软，让她多弯弯腰，将来她有一天像大嫂一样，直了腰子，她就不肯往下弯了。”越说越让清秋难为情，金太太抽着烟笑道：“这事真也奇怪。一个姑娘定了婆婆家，那要害臊，还情有所可原，一个少奶奶要添孩子，这是开花结实，自然的道理，还用得着什么难为情？”清秋道：“照这话说，男大须婚女大须嫁，一个姑娘要上婆婆家，也就不必害臊了？”

金太太还要说时，听到门外咳嗽了两声，这正是金铨来了，大家就停止了说笑话。清秋首先站起，他一进来，看见桌上摆了许多小玩器，便问道：“把这些东西翻出来做什么？”金太太道：“过年了，赏给儿媳姑娘们一点东西当压岁钱。”金铨笑道：“人老了，就是这样，会转童心，太太倒高兴

过这个不相干的旧年。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们转了童心，充其量也不过听听戏，看看电影罢了。这要是你们，一转童心，不是孩子们在这里，我可要说出好的来了。”金铨道：“别抬杠，今天是大年三十夜啦。”金太太将手上那根象牙细烟管指着金铨，眼望着清秋和道之，笑道：“你听听他的。刚才还说，不过不相干的旧年，现在他自己倒说出大年三十夜，不许抬杠起来。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吗？”这一说，大家都笑了。金铨靠上手一张大软椅上坐了，笑道：“做事的人，总想闲一闲，其实真闲了，又觉得不合适似的。每年到了阴历阳历这两个长些的假期中，我反是闷得慌，不知道找什么玩意来消磨光阴。我倒佩服鹏振和燕西。鹏振的衙门，是一月也不去三回，燕西更不必谈了，他们一年到头地闲着，反是有事要找他，找不着人影。我就没有他们这种福气可以闲得下来。”清秋本坐着的，站起来笑道：“这些时他倒看书，父亲若是要找他，我去找他来。”金铨笑道：

“他在看书吗？这倒奇了。并没有什么事找他，不过白问一声。他既然在看书，那是十年难逢金满斗的事，就随他去罢。”道之侧转脸去，背了金铨，却对清秋微笑。清秋也偏了头和金太太说话，道之的举动，她只当没有看见。金太太以为她见了公公来了，格外正襟危坐，她就没有去留心。

坐了一会，天色就晚了。里里外外，各屋里电灯，都已点亮。男女佣仆，像穿梭一般的，只在走廊外跑来跑去。过了一会，李贵站在堂屋中门外，轻轻地问了一声总理在这里吗？金铨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李贵只站在房门边，答道：“大厅上各事都预备好了，是不是就要上供？”金铨道：“还早呢。”李贵道：“大爷说了好几回了，说是早一点好。”金铨一听，心里就明白，这一定是他要催着上完了供，就好去和姨少奶奶吃团圆酒。这孩子这样望下做，实在是胡闹。但是这件事在没有揭穿以前，自己总是装模糊不知道，免得容之不可，取缔又有所不能。现在又看破了这种行动，便勃然把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你听他的话做什么？知道他又是闹什么玩意！”金太太笑道：“这也值得生气？凤举也是一样的孩子气，他想今天晚上，家里和朋友家里，当然有些玩意，他催着上了供，就好去玩了。”便对李贵道：“早一点也好，你全通知大家罢。”李贵答应走开。道之先站起来道：“我去换衣服了，要不要让守华也参与这个盛会？”金铨道：“当然让他看看。”清秋听了这话，知道这一幕家祭，完全是旧式的，不必让人招呼，自当回屋子里去换衣服。她正要起身，金太太笑道：“这样子，你也是要换衣服了？你穿的这紫色袍子就很好，不必换了。阿四她是因为怕孩子啰唆，穿的是件黑袍子，太素净了，不能不换。”清秋心里可就好笑，他们家里，说新又新，说旧又旧。既然过旧年，向祖宗辞岁，同时可又染了欧化的迷信，认为黑色